

长征

1934年8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两万五千里,途中总共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役300多次。

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曾称“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4年10月21日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于6月18日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

是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由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等部于1936年7月2日在四川甘孜组成的。它的长征历时11个月,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8个省,行程2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

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组成。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行程1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至1935年9月15日结束,历时10个月,途经4省,行程近万里。



# 那一条壮美的红色飘带

冲出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跨越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纵横十一个省,转战数万里……1936年10月,当历尽千难万险的那群勇士在黄土高原紧紧相拥时,他们的行进从此有了一个广为传唱的名字:长征。

70年后。2006年10月1日。南京。

我们的5路年轻记者,江西、广西、贵州、四川、陕西,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上一路追寻。

我们追寻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只有身临其境,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长征,那是坚韧不拔、是顽强不屈,是人类对信念和理想的执著,是人类精神的彻底唤起!

★ 陕西线·记者手记



## 那一碗剃荞面

出发地:南京  
行进者:郑春平 郭芷冰  
路线:西安-延安-吴起  
里程:往返1200公里

“我是第几个?”从延安到吴起的路上,我们在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记者来到陕北采访。更远的1936年,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到陕北采访了4个月;1984年,76岁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伯里戴着心脏起搏器,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实地采访……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不顾生命危险也要来到这里呢?采访前,我不明白;采访后,我深深领悟了,震撼了……”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自豪,不管是第几个。

路上要翻越两座大山。一连5个多小时的山路赶下来,我们渐渐觉得单调,除了偶尔闪过的窑洞,黄土高原上几乎没什么生机。特别是夜幕降临后,深山里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依靠车灯照亮曲折险峻的山路,很多地方是90度甚至是360度的大转弯,我们瞪大了眼睛盯着前方,一点不敢瞌睡。总算平安到了吴起县城。第二天一早,我们得下到各行政村寻访当年的见证人。虽然当地新铺了柏油马路,但因地势使然,多处依然曲折险峻……

两天颠簸下来,我们浑身酸疼。天亮醒来后竟然双双感冒了。于是我们想起了毛主席在这里吃过的剃荞面——浇上一大勺辣油,肯定能治感冒。吴起街头的剃荞面馆比比皆是,4块钱一大碗。当年毛主席住在当地老乡家里时,老乡曾经做剃荞面给他吃,吃完他一边擦汗一边说:“一年喽!在长征路上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我们的剃荞面也端上来了,看那个样子就有

些失望:南京的面条有很多“浇头”,而这里的剃荞面就是光光的面条加上一块肉丁。“吃吧,毛主席比我们更是‘南方人’呢,他不都狠夸好吃吗?”这么一想,我们“呼噜呼噜”吃了起来。“好像味道也就一般。”虽然没好意思剩下来,但心里还是不免这样想。

回延安前的那个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一遍遍地设想当年中央红军来到黄土高坡这个山洼小镇时的情景。如今,虽然山路曲折,但我们是坐着汽车来的。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觉得很“辛苦”。可是70年前呢?有路吗?没有!有车吗?没有!有食物吗?没有!九死一生,衣衫槛褛,饥肠辘辘的红军指战员硬是开动了他们的两只脚,两只连鞋子都没有的脚,在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坡上走出了一条通天大路!而且在这之前,他们同样两只脚,已经在枪林弹雨中走过了11个省,翻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的确,他们什么都没有。然而,他们有的,却是最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类身外绝境时的坚韧不拔,面对强敌时的顽强斗志,这就是堪称奇迹的长征精神,更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彻底唤起!鲁迅在评价长征时曾经说:只要想到红军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死不活的人也会站起来……

这样想着,我们突然觉得精神大振、劲头十足,也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南方人”,毛主席却能吧陕北的剃荞面吃得那么香……回到南京后,我们不免怀念起那碗剃荞面来。

★ 四川线·记者手记



## 他们·我们

出发地:南京  
行进者:常毅 安莹 顾炜  
路线:成都-雅安-汉源-安顺-泸定-夹金山  
里程:往返1160公里

在成都,春熙路上悠闲漫步的人们,火锅店前排起的长龙,差点让我们以为这会是一次黄金周之旅。直到见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考察队的发起人周军,才渐渐收敛起这个想法。周军说,他们去草地,车子陷在沼泽里差点出不来;过雪山,差点滚下万丈悬崖;至于遭遇塌方滑坡,更是家常便饭了。

后来的经历印证了周军的说法,当我们经历长征的片断回到成都时,我们为自己最初的想法感到惭愧。从地图上,由雅安到汉源要经过二郎山的国道,但就是这样的国道,让我们初步感受到“蜀道难”:塌方、悬崖,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在山里。雾气慢慢升起,车前一片朦胧,我们一点一点往前挪。迎面下坡而来的大卡车发出呼呼的刹车声,制动器冒出阵阵青烟。司机真了不起,终年奔波在这样的道路上,真让我们感到惭愧。

第二天,我们冒雨去汉源大树堡的河南乡寻访红军标语,这段路是茶马古道,只有两米多宽。长征时左权、刘

亚楼率部从此经过。到处是连续的弯道,我们的车子像个醉汉,东倒西歪地开着。泥泞和小的山洪让我们不得不弃车而行,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满车乘客看着狼狽的我们,宽容地笑着,为我们介绍当年红军经过时的故事。中巴司机谈笑风生,在弯道上奔驰如风,纯朴的乡人让我们愈加惭愧了。我们驱车前往夹金山,一路遭遇泥泞、滑坡。深夜,在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下,车子陷入泥泞无法动弹,三人在车里睡了一觉,叫苦连连。第二天瞻仰纪念碑,知道过雪山时400多位红军冻饿而死,我们只能深深鞠躬表达敬意。在白皑皑的夹金山顶,我们不再畏惧严寒,面对峡谷和连绵的群山,我们向英灵致敬。

今天,再次走在繁华的南京街头,眼前晃动着波涛翻滚的大渡河,遥想着雪山的纪念碑。我们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想起这段经历,我们将不再畏惧任何艰难。红军的身影渐渐远去,但长征的精神从没有离我们如此之近。

★ 贵州线·记者手记



## 黔北,荡涤心灵

出发地:南京  
行进者:黄卓琳 吴宏  
路线:贵阳-遵义-赤水河-土城-娄山关  
里程:往返1200公里

这次贵州行,与其说是重走长征路,不如说是对心灵的一次洗涤。人生地不熟,我们常常会迷路。在土城,一位年轻的姑娘为了帮素不相识的我们寻找两位见证者,打了八九通电话四处询问,又冒雨一个半小时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过是一个感激的微笑。而当他们摆摆手拒绝我们习惯性掏出的酬劳时,脸红的反而是我们。

让我们在脸红的不止这些。在贵州的6天里,我们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去了遵义、去了赤水边的茅台和土城,还去了娄山关。路途遥远,两个目的地之间要翻过10座大山。一天十几个小时行车下来,我们仍旧累得筋疲力尽。在陡峭的娄山关,当我们从娄山关山顶战战兢兢往下挪步时,难以想像这里竟曾被徒步红军数十天后的红军冒着枪林弹雨攻克。

在遵义我们遇到了老红军李光。老人似乎并不

想和我们多谈关于遵义和“重走红军长征路”的意义。犹豫再犹豫,他说:“我说句实话,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多年我也看明白了:大多数人来,就是看一个新鲜,拍个照而已,和旅游、逛公园没什么两样……”他无奈地说着,举起伤残的右手摸了摸脸,而后又似乎在妥协:“不过,来总比不来的好,或多或少总能体会到一些吧。”

让李光没有失望的,是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烟雨迷离,记者一行在黔北路访寻找长征的痕迹时,我们地发现,长征已经成了当地人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当年的红军踏遍了黔北的山山水水,也留下了无私坚韧的种子。而70年前,四渡赤水的红色传奇,如今已化作土城边的一位红军战士为了救人冲进了火里受了重伤。临终前,他握着战友的手说:“一定把我葬在我们队伍经过的路边,我要看着队伍回来……”

公路加山路,我们一共走了8个多小时。我突然发现,脚下的一双鞋,已经脱了胶。一位瑶族大婶告诉我们:“这山路,最适合穿草鞋行走。”

★ 广西线·记者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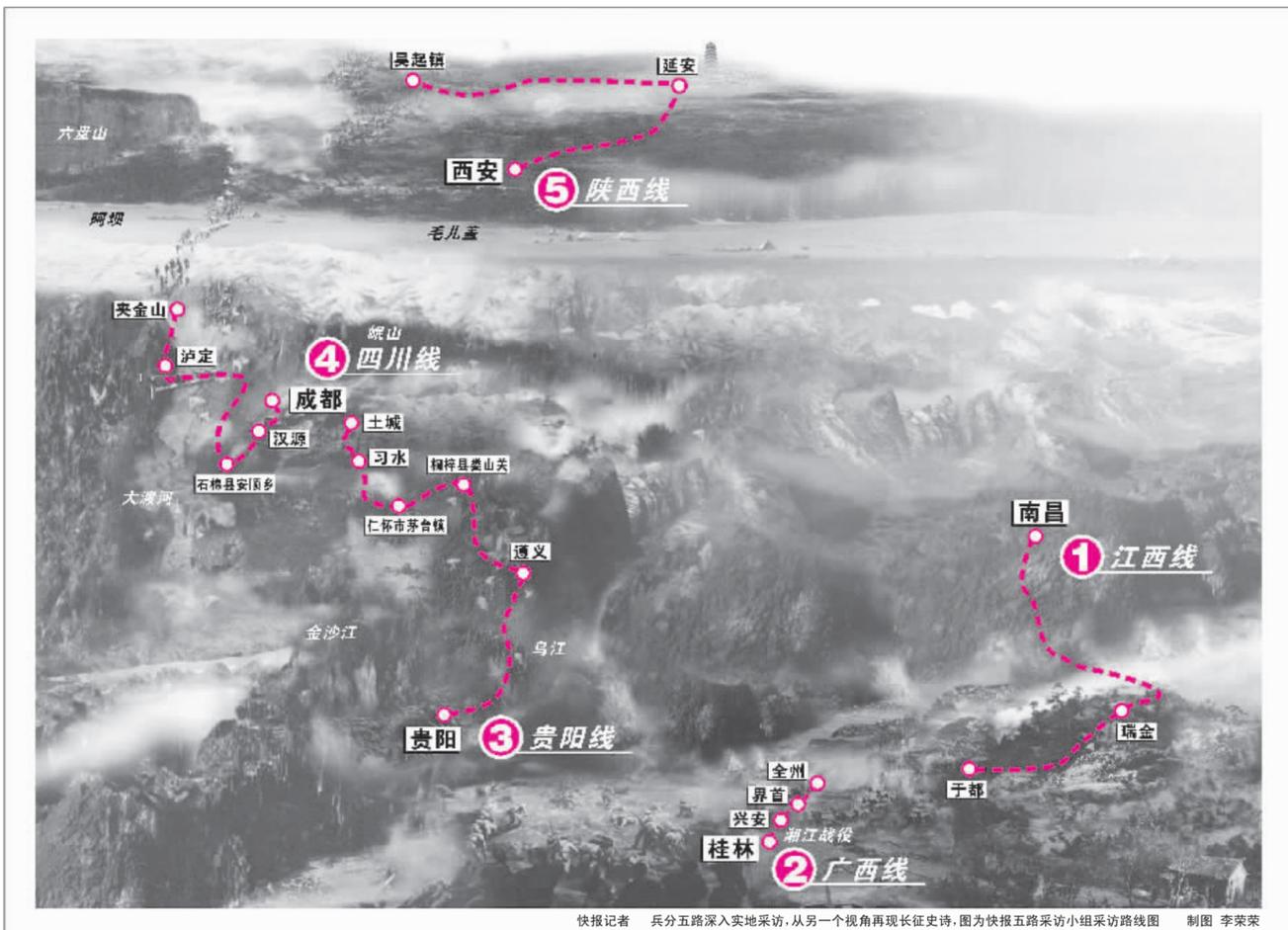


我们在兴安县采访的最后一站,是陆定一笔下的老山界。

虽然已经修了公路,但山的陡峭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许多地方甚至呈90度直角,登山时,后面人的嘴几乎可以碰到前面人的脚跟。在老山界最难行走的雷公岩和百步陡,前面的路

是刀削似的悬崖。行人只能弓着腰,抓着垂下的藤条,抠住墙壁上的石缝,艰难地向上爬。山腰上,我们来到了一户瑶族人家。闲聊中,我们得知红军当年曾在这家留宿。不幸的是,那天夜里发生了火灾,红军战士为了救人冲进了火里受了重伤。临终前,他握着战友的手说:“一定把我葬在我们队伍经过的路边,我要看着队伍回来……”

公路加山路,我们一共走了8个多小时。我突然发现,脚下的一双鞋,已经脱了胶。一位瑶族大婶告诉我们:“这山路,最适合穿草鞋行走。”



快报记者 兵分五路深入实地采访,从另一个视角再现长征史诗,图为快报五路采访小组采访路线图 制图 李荣荣

## 红都的记忆

出发地:南昌  
行进者:孙兰兰 邢志刚  
路线:南昌-瑞金-于都  
里程:往返1300公里

★ 江西线·记者手记



在南昌汽车站守候了一天,终于挤上了唯一一趟开往瑞金的加班车。提到老区,总觉得条件艰苦、交通不便,赣南老区让我们有点意外,虽然不像江苏到处是高速公路,但瑞金城里还

算繁华。深夜12点多,这个小小的县级市,竟然街上还是灯火通明,充满了欢声笑语。红都的土,是红壤,血一般鲜艳。出发之前查阅资料时,一些数据始终在撞击着我们的心:当时,只有23万人口的瑞金有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而紧邻的于都有68519名红军。这一路,我们寻访到的老红军并不多,甚至比别组同事更少;瑞金,还健在的老红军只剩4名,而于都仅有两名了!但在城里的街头、郊外的山里,几乎拉住任何一个当地人,都能与你聊出许多的红军故事——在这里,每个家庭,都会与红军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那段岁月已经成为每一个老区人的深刻记忆。

## 踏破一双鞋

出发地:南京  
行进者:付智勇 吴瑕  
路线:桂林-兴安-全州  
里程:往返约600公里

是刀削似的悬崖。行人只能弓着腰,抓着垂下的藤条,抠住墙壁上的石缝,艰难地向上爬。山腰上,我们来到了一户瑶族人家。闲聊中,我们得知红军当年曾在这家留宿。不幸的是,那天夜里发生了火灾,红军战士为了救人冲进了火里受了重伤。临终前,他握着战友的手说:“一定把我葬在我们队伍经过的路边,我要看着队伍回来……”

公路加山路,我们一共走了8个多小时。我突然发现,脚下的一双鞋,已经脱了胶。一位瑶族大婶告诉我们:“这山路,最适合穿草鞋行走。”

我们在兴安县采访的最后一站,是陆定一笔下的老山界。虽然已经修了公路,但山的陡峭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许多地方甚至呈90度直角,登山时,后面人的嘴几乎可以碰到前面人的脚跟。在老山界最难行走的雷公岩和百步陡,前面的路

是刀削似的悬崖。行人只能弓着腰,抓着垂下的藤条,抠住墙壁上的石缝,艰难地向上爬。山腰上,我们来到了一户瑶族人家。闲聊中,我们得知红军当年曾在这家留宿。不幸的是,那天夜里发生了火灾,红军战士为了救人冲进了火里受了重伤。临终前,他握着战友的手说:“一定把我葬在我们队伍经过的路边,我要看着队伍回来……”

胜利七十周年特别行动

